

澳華新文苑

第1215期(A)



人生有時 文字不老 墨爾本紙貓文學對話側記

2025年5月10日下午，在Yarra Council和微型小說學會支持下，假座墨爾本雅拉河畔的Richmond Library，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ACW）為先期報到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的部分華文作家舉行暖場活動，召開有關澳華文學階段性發展為主題的紙貓文學對話，旨在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歡迎赴會的各國華文作家，共同探討華文文學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困境及出路，並邀請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主席陳瑞琳和執行主席張輝致辭，為南半球首次成為世界華文作家聚會地畫上一個熱情洋溢的記號。

首先由澳華作協會長武陵驛介紹本次對話嘉賓：文學評論家、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副會長陳瑞琳；臺灣作家、《幼獅文藝》前主編吳鈞堯；小說、繪畫、詩歌三棲作家施璋；從企業家轉身為北美作家的嚴筱意，本土作家沈志敏，以及墨爾本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海雷Trevor Hay。

嘉賓分為三組，分別討論了包括澳華文學書寫特徵、英語為主的澳大利亞文化環境中的華文創作邊緣化處境、有沒有移民文學，以及世界華文寫作發展需要的平臺與組織支援等問題。

陳瑞琳從人類遷徙的現象著眼移民文學的必然性和豐富性。她認為移民是人類最大的社會活動之一，移民文學必然產生，並成為文學中有力的一支。回顧近代華人移民史，從張愛玲的離國出走，到改革開放後北美成為海外華文文學最強勁的一支，嚴歌苓、張翎等海外作家脫穎而出，不僅擁有海內外眾多的中文讀者，其譯本也吸引了許多非中文讀者。

嚴筱意表示認同移民身份和移民文學，她提出移民（尤其第一代）永遠記得自己的來處。關乎一個人在海外的適應能力與衝突過程。如何化解這些衝突，自然而然會反映在諸如《又見棕櫚、再見棕櫚》一類的移民文學作品中。

在移民文學問題上，施璋則表達了不同見解。移民身份可能是血液裡的原生態，而不是寫作應該表現出來的，文學應該關注的是人，而不是移到哪裡的民。

對此，武陵驛表示贊同，他認為當移民遍及全世界後，移民成為一個廣泛性現象，移民文學是過多關注自身的一種過敏反應，移民身份是一個階段性問題，移民文學應該被看做一個偽命題。澳華文學應該是、也只能是澳洲文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坦率批評了澳華文學的幼稚性，澳華寫作數十年來對主流英語寫作完全沒有形成影響力，甚至沒有正常的互動，他以親身經歷見證澳華寫作與主流澳洲文學界的隔膜年深月久，並非完全是文化問題。他進一步強調：世界華文作家不必強調華人身份，把自己當作所在國的一員，是澳華文學能夠成為澳洲文學的必要條件。

談到澳華文學的書寫特徵，陳瑞琳指出澳洲地處偏遠，作家流動性大，從九十年代起一波又一波，卻始終固定不下來，至今尚未出現扛鼎之作。她動情地表述對澳華文學前景的期待：北美文學的色彩比較單一，一種是寫中國故事，一種是文化衝突，到今天也已經沒有新東西了。在澳洲她看到的作家組成成分是最複雜的，有寫放羊的，有寫髮廊的，有寫中外通婚的，沒有任何一個題材是澳華不能探索的。

沈志敏謙虛地回應：澳華文學不如歐美等地影響大，有其作家數量和品質等原因。澳華文學的個性是其地理位置決定的，與其平和、自由、散漫的國民性是相符的，不能一概而論。

吳鈞堯則以臺灣視角評論說文學並不是一個輕鬆的，可以隨便打造成成功的東西，要有技術上的追求和寫作上的動力。他認為澳華首先要有一個公平而積極的文學機制，寫作者在這個機制中會被看見。比如，公正透明、文學性高的文學獎項等。

至於如何讓澳華文學進入當地主流，陳瑞琳認為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寫得好。好作品自然會吸引人找上門來。

作家兼畫家的施璋則從創作的角度認為寫作是從心出發，它是件私人的事情，最需要的是真誠。

而吳鈞堯則以馬華文學融入臺灣為例，給出了比較具體的方案：一手創作和一手論述，兩頭都要兼顧。臺灣是一個非常移民化的社會，它的混亂是不同時期的移民群體間的矛盾所致。馬華作家以張貴興、黃錦樹等為代表一方面寫作一方面論述，這樣的發展策略，他建議澳華作家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將澳華文學這株樹栽進澳洲英語文學。首先要讓主流看到，如何上到一個平臺，機制和策略都很重要。

關於華語寫作在異域生長的討論，見解總是迥異的，爭論也總是友誼的，時間永遠是不夠的。

Trevor博士則在最後環節，用他最標準的中文表達了他對華語認知和寫作在澳洲推廣的深切擔憂。

與會來賓如倪立秋、湯群、張立中等紛紛即席發言，鑒於討論的廣度，主持人趙宇瑛不得不再三延長時間，懇請大家縮短發言時間。

對話最終以超時一小時方告一段落，澳華作協借本文特向全力支持活動的黃小虹女士表達誠摯敬意。同時，也借嚴筱意贈給墨爾本文友的一句話“人生有時，文字不老”來結束本文，結束我們這次有意義的文學對話。

人生有限，聚會有時，人也會老，然而文字不老，人生在文學裡不會定格，紙貓對話言短情長，讓我們把更多的思考與信賴留給未來的日子，留給與會的各國來訪作家，期待將來在更豐富更瑰麗的寫作契機裡再會。

陳苑苑



墨爾本紙貓文學對話與會者合照。

身是悉尼人 生於北荊州

從二十歲左右留學移民開始，成為國際人到現在快三四十年了。先是中美東西文化，再是南北中澳習慣，其實還是東西文化，無論遵循自然之道、公序良俗之理、還是哪個信仰之本，來來回回最終還是以悉尼為家。

新橋村原名叫郭家大橋村，這裡郭姓較多，其他姓也不少，屬於荊州市洪湖市一個村落。玫瑰谷是悉尼北區一個人口重鎮，英美後裔占主，但是其它國族的也不少。

相對來說，玫瑰穀擁有更多差異性，但是彼此卻該生活的生活、該工作的工作。不單人與人、人與社會彼此分工合作和諧，而且人與自然、人的身心在效率與和諧中更為安好，真是城市在鄉村花草藍天白雲之中，鄉村在城市市場和便利之中，完美到更為賞心悅目。

社會治理三公化、專業化、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即公平與效率是一個方面，而資訊對稱度、效率與效益均衡度、真理與信仰一致度，讓經濟社會較為健康成熟，是一個有利於身心地方。總之，玫瑰穀三帶三層、三產三段、三階三層之總量與結構優化，成為物質與精神、城鄉一體化樣。許多事情可以說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不肥不瘦，優化、優質、優良，不內卷、不躺平，和氣、和諧、和美。實在具有差序化之美，帕累托改進之優。

生活在這裡，不時想起蘇軾在《別海南黎民表》中的詩句：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蘇軾本來是四川眉山人，他卻把自己當成了儋耳人，這呼應了他的另外一句詩“吾心安處是我鄉”。

不過他所說的“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於我這個千多年後的人，還難以企及，可見當時的他把平生、生死、夢結合踐行得多好，可謂張弛有度、渾然天成。體現了其人生哲學的先進。

2025年2月16日清早，弟弟的微信發來“母親仙游了”。

前一晚，悉尼本是夏天，我卻三次凍醒，最後一次還翻出小棉被蓋上。

都說母子連心，我母親生前總說，“只有瓜連子，哪有子連根？”

我想母親離世的最後一刻該使出了怎樣的洪荒之力，才可以穿越萬里之遙感知兒子。

這天清晨兒子的牙刷剛送入嘴裡，便習慣性地拿起手機，很快一聲微信鈴聲提醒是弟弟的短信。

簽證在母親病中的一年裡已經辦好，但是要訂當天中午起飛的機票，三人網上同時搶票，因售票視窗提前半天關閉。終於搶到了，便馬上開車去機場。

還好順利地安檢入關，經過十三小時的長途飛行終於安全地降落到了武漢機場，馬上上網約車，兩個半小時後在北京時間0時前一刻鐘到了母親的身邊。

一直堅強地活著的母親，現在安靜地躺著。

我想這一刻是母親永遠地戰勝了病魔。母親走的十分安詳。

而母親雖然戰勝了病魔，卻再也難以像往日上那樣起身迎接兒子，攬手入懷。

不覺一陣天昏地暗，淚從心來。

不過幾天之後，悲傷似乎轉移了，大有“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之感。

母親似乎已經轉入到兒子的身心了，兒子大凡起身動念母親都與自己同在。

這似乎就是人們常說的永遠活在心裡。

要是父母都離開了人世，對於很多海外遊子來說，似乎與家鄉就剪斷了生養最後的臍帶，之後即使回去，沒有了母親的招呼，最多也只是客人的感覺。

兄弟姊妹到底不是父母，麻煩不得的。而一代親二代姨三代四代完了，則是古話。我人生的第一個二十年，忙於跳龍門上大學，第二個二十年，工作和出國留學，其實很少睜眼看周邊的世界。可謂把“躲在小樓成一統”，躲成了坎井之蛙。

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我的家鄉是新橋村，不如說我的家鄉是文字和考題，而這些背後便是供養我的父母。

父母廣義上也聯通兄弟姊妹、父老鄉親，但是這是一層朦朧的感情。

這部分或與祖國這個概念一樣。

于我真正作為人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開始，似乎還是來悉尼工作並養家糊口的日子，這些對於我是真實的耕讀，有血有肉，有快樂和疼痛，因而更清晰與真實。

于我便自然地寫下：

身是悉尼人，生於北荊州。北冬南夏夜，忽有三陣寒。母子連心時，夏蓋冬日棉。晨靄晚跪拜，萬里送一程。

我在悉尼的一位大姐說，我們都有一天會歸於天國，那時母子也好，其他親人也好，都會在上帝身邊。

這是何等的信仰，於我或體驗不多，但我也深信不疑的。

無論時空給了我怎樣的克萊因瓶、莫比烏斯環，讓我怎樣的量子疊加與隧穿，或說是怎樣的大雜燴，但是我卻是我父母的DNA遺傳。

或許我思考更喜歡用英文，因要依賴英語下的STEM吃飯，但我日常卻喜歡用中文交知心的朋友，說知心的話，然而我的精神家園卻是中文文言文，因為他特別能簡練地表情達意，這種表情達意既真實又留白，也邏輯，能聯想，可類比，混合起來，於我恰是一道很美的量子大餐。

然而不管怎樣的雜燴，我知道這世上的兒子不都像我一樣的幸運，在母親生離死別之際能感知母子連心。

就人類集體來說，生命是一場接一場的馬拉松，於來來往往的生命來說，心電感應是一種神秘的接續，但卻一樣是永恆的存在。

據說心電感應主要存在於母子之間、男女情人之間，而中華文化裡，母子與父女一樣都是上輩子的情人。

唐代詩人李賀曾經寫“忽有故人心上過，回首山河已是秋”，跨越上千年後網路上便有人接寫到：“他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頭。白頭若是雪可替，世間何來傷心人。此時若有君在側，何須淋雪作白頭。”

每讀到這麼淒美的詩情畫意，便也有一種仿寫的衝動，於是我的詩句是：

忽有銀雁赤道過，回首已是南北球。新橋玫瑰緯度同，兩地卻是不同秋。要得同秋不同地，要得同地不同秋。除非時空相折疊，莫非量子可穿越？

這裡的新橋是我的湖北荊州老家，而玫瑰是我在悉尼所定居的村野。

兩個地方緯度雖大致一致，但是卻分處南北半球，一個小時的時區之差，卻是相反的兩個季節。（2025年3月16日）

郭生祥